

谁的心中不曾有过一座“亲爱的图书馆”

■ 文泽尔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德国马普科学院位于斯图加特市西南近郊的一间研究所内工作时，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学会的内部图书馆。就单座图书馆的体量而言，它不算很大，三层带地下室狭长布局，装修陈设颇具伊姆斯事务所风格，足可容纳十个人围坐开会的阅览桌，舒服的真皮沙发，任何一个角落都极为安静——不止是因为没有外来读者，更是因为研究所本身就深藏于山中，连带着图书馆也拥有了远遁群山式的静谧——除了馆藏较少之外，完全符合我心中“完美图书馆”的定义。

十年研究所生涯，我在这座图书馆内借阅了无数资料。总服务台随时愿意为学者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联络全球各地的科学机构，以参考文献中一两行密码般神秘的书名作为线索，用文件拷贝或者传真复印的方式，将千里之外的资料带到我们的办公桌前。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科学家的冶金实验数据、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南德水处理论文，都是我写专业文章时曾经从远方借阅过的。

专业论文之外，内部图书馆也接入了整个学会的图书馆系统，这意味着我能够通过学会成员的身份借阅各种非本专业的学术资料：人类学、中世纪、欧洲动植物分布、图腾信仰与巫术……运用纷繁复杂的资料创作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以此来满足青年人无限膨胀的虚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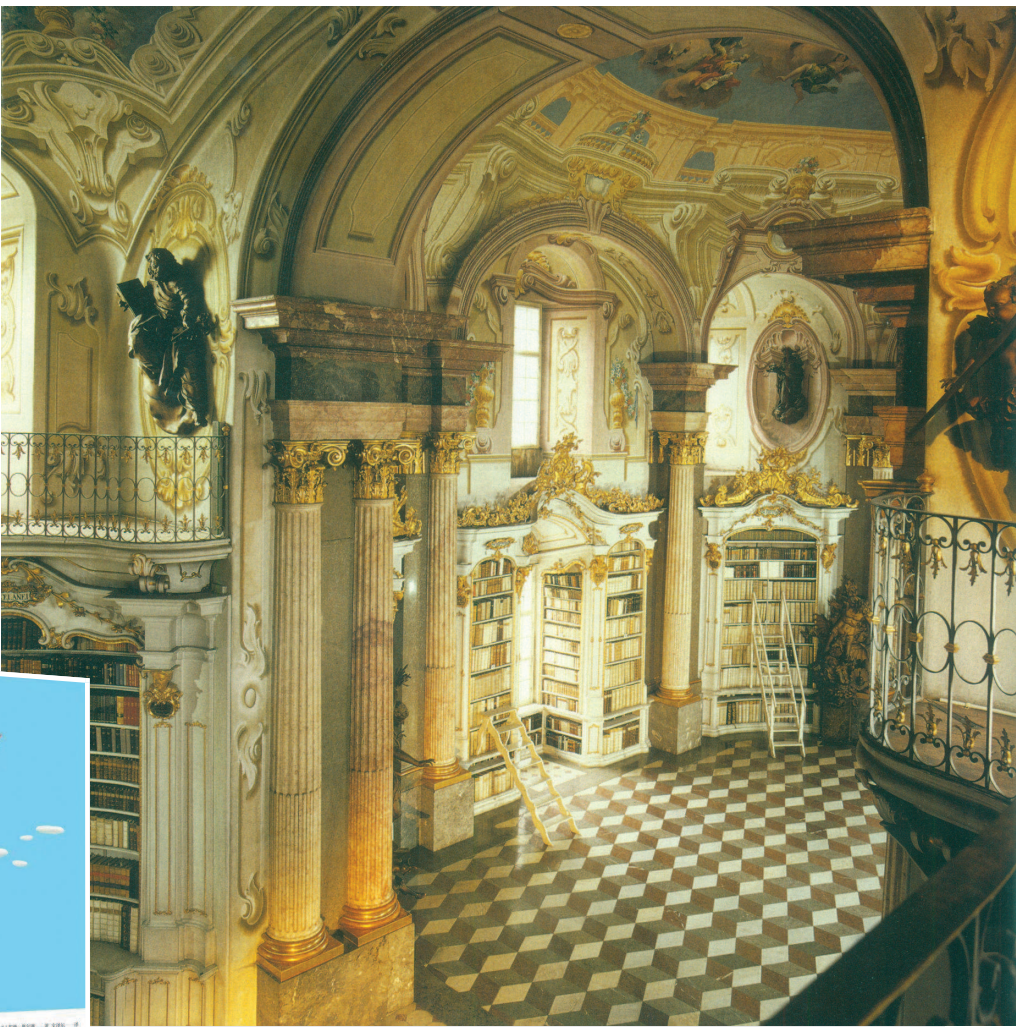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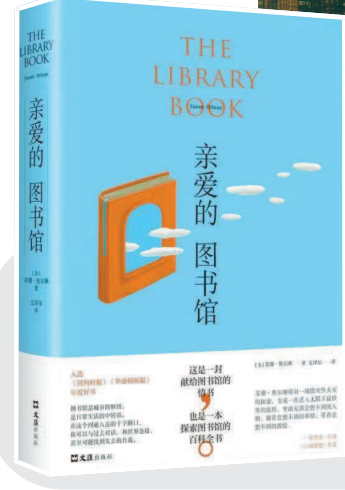
在那个时期，图书馆几乎是我的整个世界，能够完成精神层面的所有需求，我简直想不出比这里还要更万能、更神圣、更傲然伫立于时间之外的空间了。后来我自己也创立了图书馆，任馆长十年，却从来没想过要写一本与图书馆相关的书；作为推理小说作家，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写一部以图书馆为背景的推理小说，直到苏珊·奥尔琳笔下的这本书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到，竟然真有人这样去做了，而且还是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将关于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悠长历史，与 1986 年令该图书馆毁于一旦的大火巧妙地编织到一起，娓娓道来，用近乎全息图般的沉浸手法，让读者们得以从超然视角窥视与这座图书馆相关的方方面面。

唤醒图书馆的“魔咒”

受托成为本书译者，首先也是由于我作为图书馆馆长的这一重身份，但本书的中译本定名为《亲爱的图书馆》却并非我的创见，而是出版方再三权衡后的选择。实际上，本书英文原名“*The Library Book*”也即“图书馆之书”，恐怕会令那些挑书时连简介都不看、全凭书名第一印象出手的读者们感受到折戟沉沙之苦，毕竟中文市场上那些冠以“之书”名号的图书，譬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沙之书》，克里希那穆提的《生命之书》等等，都是包罗万象到仿佛能够囊括全宇宙的宏大作品，H.P. 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说全集被定名为《死灵之书》，更是对这一印象的完美印证，然而《图书馆之书》却绝非如此。诚然，书中内容也可说是包罗万象，从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史，到好莱坞影视从业者的怪癖，可谓无所不包，但这种包罗却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性，即仅针对洛杉矶市立公共图书馆这一场所，从其肇始的 1859 年到作者正式出版本书的 2018 年这段约 160 年的时间跨度，所有人、事、物皆围绕上述两种受到严格限定的时空打转，偶有发散，也是为了对相关时空内涌生而出的诸多现象加以解释。

举例而言，作者开篇不久便提到自

《亲爱的图书馆》
[美] 苏珊·奥尔琳著
文泽尔译
文汇出版社出版



图片选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图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己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然后用了颇长一段篇幅，讲述自己儿时在西俄州克利夫兰的图书馆往事，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逐渐背离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魔咒”又是如何被再度唤醒的；第九章，借部分探究人类焚烧图书馆的历史，起威廉·布莱兹的作品谈起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谈起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屡焚屡建，以及它在公元 640 年的彻底毁灭，继而又聊起导致图书馆“死亡”的诸多原因，战争、意外、政治，聊起那部以焚书消防员为主角的伟大作品《华氏 451》的创作历程与出版经过……类似这样的“发散”内容，动辄洋洋洒洒上千字甚至数万字，穿插在全书各个角落。一旦探究起每段“发散”内容，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们基本上可以细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图书馆概念的强化，譬如作者自身与图书馆相关的经历，琐碎又真实的心路历程剖白，可以帮助那些无法亲身站在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大门内的读者产生涉及同类场所时的广泛情感共鸣，毕竟——谁的心中不曾有过一座“亲爱的图书馆”呢？从幼儿园的童书柜，到小学里同班同学自发组织、管理的班级图书馆，再到大学图书馆里的自习或偷闲时光，工作之后亦有专业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与消遣的补充。作者所描绘的图书馆往事，其实是每一位读者的共同记忆，情感代入之后，配合细腻的场景描写与日常描绘，作为主角的洛杉矶中央图书馆也仿佛近在眼前。

“我决定烧掉一本书”

长期担任《纽约客》杂志主笔的苏珊·奥尔琳，很懂得如何运用琐碎细节

来还原曾经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真实场景，亦常以少许幽默闲笔作为点睛之笔。她经常一次性罗列许多细节，每一样都是当时的视觉或听觉焦点，要么就是那些能够让还原出来的场景显得更加真实的“必要性点缀”。比如，在描写中央图书馆的咨询台时，她先以短平快的一小段文字接连抛出其昵称（“南加州答疑网”）、其受众（特别指出东海岸民众在东部时区当地图书馆下班时间之后的提问需求）、其口碑（虚称口头禅，遇事不决就要“给图书馆打电话”）、其连续性（馆员长期保存着电话记录）；接下来，藉由对电话记录展开详述，顺理成章地列举出一大堆有意思的提问——足足有十个之多，每个都是精挑细选，譬如对古怪书名进行解释、为特定单词找寻双关语等等，每个都足以让读者捧腹开怀。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对咨询台的观察就越全面，了解得也愈发具体。这种具体并非在某个方向上持续深入，而是朝着各个维度扩散，仿佛同时开启了无数道门，每道门后面都有更广阔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体量，却又时刻恪守“点到为止”的原则。

书中另一条“发散”的方向，倘若只允许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毫无疑问就是“火”字。除了前述关于图书馆失火与焚书的林林总总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第五章的真人实验“我决定烧掉一本书”了：假设 1986 年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火灾是人为纵火所导致，那么，犯人做这件事时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怀抱如此疑问，苏珊爬上自家后院外的山顶，一根根地划燃火柴，将一册平装本的《华氏 451》付之一炬。她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实验的整个过程，整体宛如严谨的科学报告，细节上又颇为细腻、优美，尤其是对书页燃烧时声

音的描绘，将之比拟为“沐浴花洒里轻涌出来的水流声”，体贴而到位，任何读者都能马上领会，仿佛直接在自己耳边响起一般。

“火”是串起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这一时空领域的唯一叙事线索，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亦可认为《亲爱的图书馆》是广义上的推理小说，侦探正是以第一人称在现场展开长期调查的作者本人。她查阅大量卷宗资料，深挖当年几乎所有线索，探访每位现场证人——其中甚至包括那些连火灾调查员都忽略掉了的人物，最终在书中成功还原了当年的“罪案现场”。至于足量线索支撑下的逻辑链条是否真能成立，凶手是否确实是众人皆知的那位哈利·皮克，抑或另有其人，此处自然不会随意透露谜底。不过话说回来，另一项谜团却可顺手在此揭晓：特意讨论中译本定名究竟有何用意？为什么前文中故意提到那么多的“之书”？——好吧，因为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以图书馆“卡片”起首的，章节没有单独题目，完全以书名、出版年份、作者名、图书馆编号或刊载媒介来进行综括。比方说，其中一章起首的书名即为《焚书》《燃烧的橡胶》《燃烧的铭》《燃烧的爱情》……如此这般，列出一堆“之书”的理由也就无需多言了。

中文出版领域已有的“之书”甚多，其中倒确实有一本与《亲爱的图书馆》相似，即尼尔·盖曼笔下的小说《坟场之书》，甚至连英文名“*The Graveyard Book*”的结构都是对应的。那是讲被坟场抚养长大的少年，最终走出坟场的成人童话，与本书中哈利·皮克的人生经历比较起来，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系作家、诗人、译者）

令人称奇的中世纪世界之旅

■ 卢兆瑜

作为一种文类，中世纪游记/行纪以极具特色的笔法展示了作者同时代的物质面貌和精神图景，因此其吸引力持久不衰。《马可波罗行纪》和《伊本白图泰游记》已为世人所传颂，而半虚构的《曼德维尔游记》亦引得人们啧啧称奇。从知识谱系上看，《本杰明行纪》可算是这些游记/行纪的“先驱”，对于它的译介使中国读者再次感受这种文类的特殊魅力。

拉比本杰明来自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图德拉地区。1159 年他从家乡出发进行“世界之旅”，一路走过巴塞罗那、马赛、热那亚、罗马、底比斯、萨洛尼卡，经海路至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安条克，再到阿卡、耶路撒冷、伯利恒、大马士革、巴格达、巴比伦，由此进入阿拉伯半岛。随后，他前往巴士拉、胡齐斯坦、撒马尔罕、吐蕃，再从胡齐斯坦经海路到达基什、印度奎隆、锡兰、中国。完成此举后，他往西折回，到达努比亚、阿斯旺、亚历山大里亚、西奈半岛，走海路至西西里岛，穿过意大利到达德国、斯拉夫，最后在 1173 年回到法国巴黎。数十年间，本杰明的足迹跨越欧亚非的许多重要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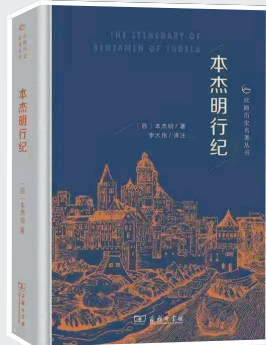
《本杰明行纪》的主体内容就是作者对于沿途主要城市和区域之地理环境、古今名称变化、风俗习惯、著名历史事件、奇闻异事和商业贸易情况的记述，其中，关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庭帝国等基督教世界，以及迦南、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阿拉伯半岛等伊斯兰教世界的内容最为详细，这些内容保留了大量富有趣味的、准确的历史信息，是人们了解研究当时当地日常生活和商贸史的珍贵资料。身为犹太人，本杰明以大量篇幅记载当地犹太人的数量、家居环境、宗教活动和所受欢迎度，为研究中世纪犹太人问题提供新线索。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是第一位明确提到中国的欧洲人，书中记述了到达中国的海上行程和神奇见闻，读起来别具风味。

同样重要的是，该书还呈现出一系列思想观念层面的重要信息。例如，书中表现出的中世纪特色的空间感和区位优势；作者对于伟大城市和优良市政的设想与评判；对于战争与贸易、文化交流之关系的理解；以及从他者角度对于各宗教信条、外来移民和本土社群之关系的思考等等。读者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

许多学者认为，本杰明向东方的行程可能未超出波斯地区，他关于印度、锡兰与中国等东方诸地的记载应该是听闻而来，其中有一些十分真实，另一些则是人为想象。就这方面来说，《本杰明行纪》与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的林林总总的游记/行纪类似，都不免带有夸张和想象的成分，完全迥异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探险笔记”。但是，《本杰明行纪》的写作意图不在于发现新世界并以科学的语言描述之，而是在于重新感受和介绍“已知的世界”，并矫正一些“过时”的认知，书中的许多段落表现了本杰明所见所闻与以往各类典籍所载人文景观之间的张力，并由此张力引发的焦虑或惊异之情。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世纪游记/行纪的重要特征，这种夸张和想象倒是增添了东方世界的神秘感和趣味性，西方人也正是由此而不断将目光投向东方。

流传于世的《本杰明行纪》有多版本，包括希伯来文、拉丁文、英文、法文版等，足见该行纪所受欢迎的程度。202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是在相关外文版本的基础上译出的，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原文内容之外，译者还进行繁杂的校注和勘误工作，大量补充背景知识，并厘清一些关键的分歧点，这方面的篇幅之巨，甚至超过原文内容，可见译者着力之深。可以说，中文版《本杰明行纪》译文准确且可读性强，不仅能够给专业学者提供参考，也能够满足各类读者的求知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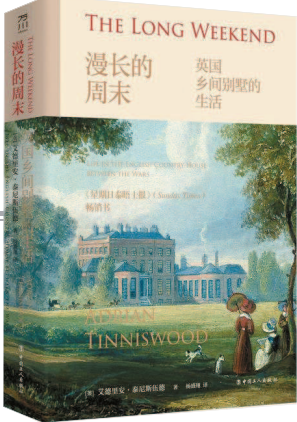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



《本杰明行纪》
[西] 本杰明著
李大伟译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漫长的周末》与真实的“唐顿庄园”们

■ 杨盛翔



《漫长的周末：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
[英] 艾德里安·泰尼斯伍德著
杨盛翔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电影《傲慢与偏见》的片头，山岚氤氲，树影绰约，伊丽莎白捧着书，走出原野，穿过草甸，回到了坐落河畔的宅邸中。这幅徐徐展开的长卷轴画描绘了英国乡间别墅的传统生活，诉说着精致而节制的人生况味。

英剧《唐顿庄园》又再次向观众展现了英国乡间别墅的独特韵致。全剧宛似一首优雅、沉郁的英格兰叙事长诗，始于 1912 年，终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

格朗瑟姆伯爵一家为代表，映见了贵族与仆人、主人与宾客的人世百态。

而《漫长的周末：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一书问世不久便荣膺《每日电讯报》的年度推荐图书，跻身《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单。作者艾德里安·泰尼斯伍德为写作《漫长的周末》，花费多年时间踏访和调研乡间别墅，查阅了近千份回忆录和无意发表的信函、日记，从银发的老伯爵、寡居的女继承人、见多识广的男管家那里获取证词，而后化繁为简，对这些一手史料巧作剪裁，最终带给了读者“身处乡间别墅的图书馆里，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的阅读体验。兼顾学术旨趣和阅读意趣，主动为读者着想，这或许也是泰尼斯伍德的作品雅俗所共赏的原因之一。

乡间别墅是穿越时间的守望者

英国的乡间别墅，像英国的历史一样，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暗流澎湃，聚合了不变与变的双重因素。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乡间别墅作为一处历史场景、一个物理空间，为流逝的时间提供了锚定的坐标。

数百年来，英国上流社会始终保持着封建时代的传统，以拥有地产为荣，以坐拥别墅为傲。许多乡间别墅是真正的古迹，是英国历史的缩影。造反不成的怀亚特家族留下的阿灵顿城堡，如今周身布满青藤，风景如画；被砍了头的安妮·博林留下的赫弗城堡，依然被护城河环绕，阴魂不散；似乎每一座古堡里都藏有中世纪的彩绘十字架屏风和乔治王朝的胡桃木家具……那些事实上并不宜居的古代的残垣断瓦，恰恰构成了英国乡间别墅最具吸引力的特质——它有能力带给人们稳定和延续之感，有能力为人们提供庇护所，在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漩涡里，扮演静止的中心。

诚然，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孕育了最早的现代都市和大机器制造业，可是真正的英国在乡下，真正的英国人是乡下人。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一定是热爱宅子和田园牧歌的。安恬闲适的下午茶、紧张刺激的狩猎、衣着华贵的晚

宴、灯火通明的舞会……英国贵族相信，这种典雅、正统、矫饰、有序的生活将永远不会落幕。

乡间别墅是时代更迭的见证者

然而，一切事与愿违。

自其变者而观之，20 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又是一个疾风骤雨的变革时代。乡间别墅以其在空间上的岿然不动，刚好见证了时间上的物换星移。

对外，渴望重铸世界秩序的德国，与老牌霸主英国久已势同水火。终于，1914 年，一战爆发，枝头上歌唱的云雀被隆隆炮声赶去了天际。《漫长的周末》以斯托海德庄园的继承人哈利之死作为全书的开篇，他的阵亡是英国贵族慨然捐躯的真实写照。

对内，自 19 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以来，贵族的政治权力愈发萎缩。非但如此，遗产税法案的通过又令世家大族在经济上大伤元气，贵族子弟时而会因为

高昂的遗产税，在继承祖宅时紧皱眉头。

战后，英国迎来了洗牌，这直观地反映在了乡间别墅的频频易主上，基林城堡的大议事厅拥有全英国最精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室内装潢，现在被卖给了美国富商。米德尔顿庄园迎来了新的女主人——在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中饰演失明卖花女，刚结束上一段短暂婚姻的好莱坞大明星切瑞尔。

一代新人换旧人，新的室内装潢、社交礼仪随同新人，被引入了古老的英国乡间别墅。电灯、电话、电报等电气化时代的新技术，也不可阻遏地闯入了乡间别墅。

社会史与公共史学的交融

社会史崛起为一门显学，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浪潮席卷欧美各国，更进一步促成了历史科学的“社会史转向”。这种治史的风气，对于泰尼斯伍德等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社会史率先把社会的结构、进程、运动，列为历史研究的全新对象的话，那么公共史学则开创性地把社会大众纳入历史研究的服务对象，公然举起了“使公众受惠”的旗帜，前者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视域范围，后者扩大了传统史学的受众群体，二者异曲同工，分别为历史研究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仅如此，重视日常生活、贴近大众兴味的社会史研究，天然契合了公共史学的审美诉求，使得二者在未来的聚合变得越发引人期待。

从这一方向出发，《漫长的周末》由社会史领域的专家执笔，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乡间别墅和别墅生活作为切入点，以微观折射宏观，从个体意识中照见集体心态，艺术地兼顾了社会史的学术性和公共史学的趣味性，这是历史学家回归公共领域的可贵尝试，也是当今历史学两大分支学科彼此合力的成功实验。研究社会和国民，为其而作，且为其所乐见，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荣幸和使命。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教授）